明名臣言行錄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二

吏部周忠介公順昌

號蓼洲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吏部郎中天啓六年以璫難卒於獄烈皇御極追贈太常寺卿謚忠介

授福州司李將之官時撫吳者閩人也弟殺人當死百計緩頰求公生之公不可比至閩卒按如法

時稅監高寀爲橫公初至不與相見璫役犯法者悉按之璫所問罪贖屬縣追理或加嚴刑公爭之力民賴以少甦已而寀以民變刼撫臣質其二司或議以周

司理代公曰此豈吾所哉卒不往

擢吏部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所汲引皆孤特士反是雖要人爲請託不顧嘗推一大僚忤權貴意自引歸

巡撫周公起元疏攻閹黨被削公作序送之云人臣之去留與國家之治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去見議削更以參屬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詎能奪公以名乎公去而郡邑守有所恃不敢以身殉璫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擬翻一成之案而即今因公參得美官者亦色沮

色怵負世大詬而海內秉鉞之臣猶必以察吏安民挺特乎震風淩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天子可也文成無不嘝指

璫燄日熾緹騎四出嘉善魏公大中被逮過吳公與魏公非深交至是獨出郭迎之與留連三日即以女許配其孫允栴緹騎促大中行語侵公公張目叱之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若曹歸語而忠賢我即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大中下獄御史倪文煥即以締婚事劾公削籍內臣李實復疏參周起元順昌攀龍應昇尊素宗建共六人俱矯旨逮繫緹騎挾威横

行所至索金數千宗建逮行未三日而逮公者復至吳中沸然士民素德公聞其逮不勝冤憤吳令陳文瑞公所拔士也夜半叩戶求見撫狀爲慟公曰吾固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耳毋效楚囚對泣顏色不變語良久令請公入治裝舉家號慟公笑曰無事亂人懷也顧案上有素紈徐曰此龍樹菴僧屬我書者我向許之今日不了亦一負心事乃題小雲棲三字後識年月投筆而起改囚服出門士民擁送者不下數千人公出赴使者開讀巡撫毛一鷺至署諸生五六百人王節楊廷樞劉羽儀文震亨等遮中丞懇其

疏救一鷺流汗不能一語緹騎見議久不决手擲鋃鐺於地厲聲曰東廠逮人鼠輩何敢置喙於是市人顏佩韋等前問曰旨出朝廷乃東廠耶緹騎曰旨不出東廠將誰出衆怒鬨然而登叢毆緹騎立斃一人時有謂公者曰公不幸遭清流之禍忠良無得全者刻今日變因公起恐徒自苦公嘆曰以我一人貽禍桑梓死且目不瞑我豈不知自裁然順昌小臣也豈得引高公不辱之義乎今我赴都必死死則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手書別親友以三月二十六日行人無知者就詔獄顯純拷比倍酷身無完

[illegible]不絕口無一語哀乞好義者醵金代納誣贓顯[illegible]令獄卒私殞之臨死短章祈以尸諫獄卒見而毀[illegible]烈皇御極逆璫與其黨俱伏誅贈謚祭葬賜廕稱備與焉

公遭璫禍北上日與文文肅公書云弟行即在此兩日矣一生向志節一路著力是弟不濟處故出門便與宦官作仇畢竟以此結局然不可謂非天之所以成吾也此時工夫正欲使親怨平等貪戀俱忘急消却一段憤激之心歡喜順受方是實地至於撼天揭地事亦不在多臨時尚可做耳

諭德繆文貞公昌期

字當時號西溪江陰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左春坊左諭德天啟丙寅死於璫難烈皇登極贈詹事府詹事南都追謚文貞

弱冠有盛名顧端文每呼爲小友館選後人遂以東林目公公弗辭

乙卯東宮梃擊事發御史劉廷元以風癲蔽其獄提牢主事王之寀抉摘其主謀御史劉光復主廷元議疏攻省垣之右提牢者公曰一御史以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一御史以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

於是黨人皆側目於公矣丙辰授簡討天啓辛酉補原職主湖廣鄉試一論寓規有趙高佐士艮語遂犯時忌當公補官時逆閹巳驕橫殺光廟伴讀王安逐首相劉南昌太宰周漢陽曾福唐召至公正言規之謂內傳不可奉顧命大臣不可逐明公三朝大臣當以去就爭之力遏其漸無令中人手滑葉公迂其言頷之而已

趙公南星位冢宰號召名流澄汰流品公與高楊左魏參預其議位置標榜傾動朝宁一時宵人側目應山擊璫疏桐城實贊成之而示幾微於公公密告左公

曰內無張永外無文襄一不中而國家隱之可幾倖乎左黙然不應疏上葉公言於閣中曰此豎在君側小心一旦去之恐不易得公勃然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葉公色變而起號於人曰西溪殺我此語籍籍流傳大內羣小復懟於閣謂繆與楊素善疏草實出繆手璫銜之次骨是年推公南學院不下移疾乞歸勅令致仕

公生平節畧自述云內外之欲殺者則以蒲州傾心於我而疑其票擬趨楊左魏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好賢護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

高邑素知嚮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間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其夾袋中人余第一慫恿耳梁谿爲高邑門生所不得之高邑者則嗾梁谿所不得之梁谿者則嗾我禍患之來凡百輳集豈非天哉

趙高諸公之逐也公慷慨置酒餞別忠賢愈怒使人謂於朝曰昌期何人尚留此送客耶忠賢嘗營墳於玉泉山遣人詣昌期乞墓碑公瞋目叱曰吾生平恥爲諛墓豈肯順璫旨耶忠賢聞之怒益不解丙寅起大獄急捕公許顯純鍛鍊之死狀秘人莫能知殮時十指墮落拳掬置兩袖中蓋閹以草奏故屬獄吏加梏

拳焉宅楚壽稱是崇禎初贈詹事府詹事南都追謚
文貞

巡撫周忠惠公起元

字仲先福建海澄人萬曆庚子解元辛丑進士官至僉都御史天啟丙寅死於璫難崇禎改元贈兵部左侍郎南都謚忠惠

初授浮梁知縣以廉明威惠著調繁南昌戊申內召授湖廣道御史會攻東林道學之議起公因駁之大犯時忌

癸亥轉南僕寺少卿擢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疏請減織造濫額參織監李實酷取料銀踰冒四萬兩實誣陷蘇州同知楊姜公三疏申救言本官最得民心實從

有司則拂百姓拂百姓則百姓必恍實念及於此可
不寒心而况於科劾大權將置撫按何地不獨下逆
輿情抑且上關國體
又言本官有賢聲而無劣狀不過以爭炤各監舊規不
肯倡行廚禮遂致誣劾姜一小吏去之何惜獨惜賢
奸從此混淆紀綱從此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
私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清世所宜見耳臣回天
無術則負君尸素經年官評尚無確據則負官臣不
能狥織監之欲而緦緦焉講明料價致其誣參則負
廚吏然則不稱任使而速當議罷者無如臣矣臣罷

則屬吏貪廉自有一段真公案而不至以疑臣者轉
疑臺臣之曲庇臣罷則察吏安民自有賢撫而不至
以遺于耳目之近者反得之深宮之中疏入美竟謝
籍去
朱童蒙出為蘇松道忿雖以逞一夫寃死萬姓憤激公
特疏叅童蒙云童蒙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撫馭虛衷
閭閻雖嗟暑雨似胡越之罔聞繩束有如秋荼每刑
罰之不中疎於檢押而左右委轡不收濫於搜括而
贖鍰微輸過急乞勑下吏部量行調處而蒙已黨身
璫局遂有排擠正人之旨褫公職歸羣兇意猶未厭

嗾寶誣公阻抑上供冐破鼓鑄逆璫矯旨與高忠憲等七人同逮公素廉介宦橐如洗檻車之費計無所出士民醵貲爲助比至京對簿誣贓數萬拷死詔獄

御史周忠毅公宗建

字季侯號來玉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御史天啓乙丑削籍丙寅死於璫難烈皇登極贈太僕寺卿廕一子予祭葬南都補謚忠毅

公讀書慕古人大節嘗論蘇秦揣摩富貴卒以富貴死爲不孝侍大父談及楊忠愍事公曰楊公之死乃不死耳彼籍籍安在識者器之

試爲令歷武康德清仁和三邑大治辛酉擢拜御史時魏璫方用事與客氏表裏爲奸然人猶以爲易與公獨上言近日朝廷處分章奏外庭嘖嘖咸謂奧窔之

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忠賢者目既
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揭其志慮有何遠謀又日
耳目嚬笑之暇漸與相親宮廷禮法之事漸與相近
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奏
入咸爲公危之
公平剖經撫兩臣疏云近見仰撫臣者謂失遼在經
經臣者謂失坐在撫調停其間者謂兩臣俱罪臣則
平心虛論撫臣侈口敵不足平者也經臣苦口敵不
可玩者也撫臣所恃曰河東內應也西民發憤也西
虜助順也然未見一虜而挺身先叛乃淡入敵穴而

効死前驅乎西鹵不肯遏敵於我主從容之時乃肯
用命於裹糧遠戰之日乎巡撫不能驅使百姓於高
牙大纛之前乃能約束兵士於宿莽荒煙之下乎此
不可以欺三尺童子而謂進兵一遲壞其成筭將誰
欺也此不必拗而明者也經臣則挾氣負高不能無
罪狭呼喲諸不能無罪究轄臣欲殺之而移書四出
不能無罪封疆失事又不急引咎不能無罪然細覩
其屢疏及見闖一錄諄諄愼修守而戒躁動非失也
即其抵關稍先一日似亦一罪第當此風鶴皆兵之
日而無一人當關捍扼恐內潰之勢一解難收此亦

不必勘而明者也前者功罪一體之說自是激勵經撫正論然使畧無分别則經臣死不心服至於樞臣張鶴鳴行邊職非不服其忠勇第向惟經撫不和故至此今以素不相和之樞臣出與相掣恐敵未窺山海而斷送山海之基又伏矣疏入當事不省

公言遼事疏曰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無餉不壞於經畧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爲宰相者誠知其大勢而確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討兵食於久長使新經臣不至戒心於廷弼之被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白灼知其孰

爲勝著則雖盈庭紛議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
著則雖高談介子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
大臣謀國之遠策非小臣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遠
之局雖不能出於[redacted]之上策猶不失爲綢繆之中
策脫復去此而紛紜旁襍倏而敵退遽言進取倏而
敵來便思退避不幾爲趙宋之覆轍也哉
且窮數察小人之變爲今日持議之衡疏曰臣無論往
事請論皇祖戊申以前當沈一貫未敗之時在朝者
豈無君子而一襍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芟
察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皐康丕揚等爲之

首庚戌辛亥之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褫以小
人則大貪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
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爲之首壬子癸
丑之交在朝者亦豈無君子而一褫以小人則學差
可攘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嘗考察之
把持可一網以爲阱穽則有亓詩教趙興邦而爲之
首夫有一番小人之種毒即有一番小人之罪案則
此數小人者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
臣請約言之銓除在貞品毋容夾雜以同升朝論在
與平毋輕出言以佐鬪國家要以邊事爲首務毋自

起室內之戈今日終以君德爲大本毋徒爲將順之

節

上遣客氏出宮明日尋召入公疏爭益堅謂客氏忠賢

內外交通逆謀漸著乃出不踰宿寵命隨頒天子成

言有同兒戲法宮禁闥僮類民閒昔漢靈帝寵王聖

安帝寵宋娥齊世祖寵陸令萱卒至大亂惟陛下垂

鑒毋尋覆轍疏入忠賢陰屬郭鞏等傾之公奏鞏楚

授指使爲一網計先朝汪直劉瑾其人皆梟獍然幸

言路淸明臣僚隔絕不久終敗今權璫之報復反借

言官以伸言官之聲勢反假中官而重臣若不爲攻

擊將內有忠賢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操縱中有
劉朝等爲之勳威而外復有輩等從而蟻附蠅集乘
下事尚忍言哉璫聞憤且懼泣愬上至請自髡以激
上怒𦵏匝渺福清力持僅奪俸
上將遣劉朝行邊公駁曰中涓典兵如虎傅翼昔魚朝
恩童貫可爲殷鑒皇上奈何以刑餘爲方叔以廣暨
爲召虎乎郎力陳九害三不可以上疏不報然事卒
寢
巡視光祿嚴核破冒疏糾大璫王體乾侵耗罪且陳議
廿日折價當行日供養當裁日冗役當汰曰歲例當

淸曰好事空罷曰品物當約曰白糧當議閘折曰鹽
引當議遞減曰坐家內官當嚴曰廳署各官當核忠
賢與諸璫甚怒矯旨廷杖福淸復救止之
癸亥冬奉命按楚未行以父喪歸而忠賢恨公刺骨吳
江舊令曹欽程希旨誣公坐側奪忠賢又詐爲稅監
李實疏糾撫臣周起元寘入公名矯詔逮捕坐贓考
訊五毒備至大呼天地祖宗共扶擊賊夜半囊沙以
死葢公曾祖冢宰公諱用外祖顧太僕諱存仁皆以
直諫著於先朝氣節之事家庭習聞之九死不移所
固然也

公眞亮天挺見義必爲甲子大水適家居吳中收折實
出其議崑山張振德遭耆酋之變全家殉難爲疏請
䘏典又請賜顧憲成四人謚又請免東南加派又兩
料本兵張我續又申理劉時俊究時稱眞諫臣而卒
死於諫輩與欽程等之肉曷足食哉

御史李忠毅公應昇

字仲達號次見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仕至福建道御史天啓丙寅死於璫難年三十四烈皇登極

贈太僕寺卿南都補謚忠毅

公生之夕父夢日升於天故名少讀書砥行師武進吳鍾巒乙卯丙辰聯魁鄉會試親朋交賀獨鍾巒勗以豎立謂公車高第不過如是而已公深旨之授南康府推官洗沉冤淸夙弊止飲瀑泉勺水尤加意造士與白鹿洞書院人文蔚起戊午分較江西辛酉復分較廣東所得多知名

壬戌擢福建道御史公連章切諫謹逆遊罷内操停立枷須萬爆宼皆以剪閹機牙而落其角距既乃條列十六罪具奏欲上從兄序班奕茂攫而焚其稾公曰兄能攫我腹稾耶方炳燭繕寫而應山疏已報聞荷切責乃抗章㬪其後曰臣堂官楊漣糾東厰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皇上不立加誅逐而憐其不辯自爲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也千眞萬眞無可辯也千罪萬罪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明旨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爰立乎外廷可聽其交結乎老臣可聽其驅逐乎生殺可聽其指麾

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儹擬乘輿乎皇上雖念其犬馬曲示包荒然罪狀既著疑端已開疑則思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墻之內隱憂滋大臣爲皇上計莫若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解騎虎之危卽爲忠賢計莫若早自引退以釋中外之疑而乞帷蓋之賜而臣所私心責備者君側不清罪在宰相一時富貴有盡千秋靑史難欺不能爲劉健謝遷者恐亦不能爲李東陽倘畫策授欵不幾與焦芳同傳耶當是時魏廣微倚依同姓驕蹇朝右中朝呼爲內外魏莫之敢指公疏摘抉及之

蓋冬頒曆廣微不至享太廟又後至公訟言力攻且曰
皇上宜戒諭廣微繹敬愼之旨安臣子之分退讀父
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幾上可以報
聖明而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下廣微旣附閹疾
視其父允貞所交友立名砥節之士人咸謂允貞無
子廣微滋慙於露章也益恨公剌骨而崔呈秀者閹
子之魁也巡方無狀總憲高忠憲公屬公具藁彈治
呈秀微服夜行長跽求解公叱去不許遂與廣微比
而怨公廣微謀廷杖懲公蒲州韓公力持之罰俸恭
年明年三月賊黨曹欽程論公擁戴高梁谿號召其

黨黃尊素等得旨削籍歸里

丙寅假織監李實疏被逮或以高公汨羅之遊諷者公曰應非小臣如草草畢命陷吾親縲絏中即死不瞑目歸詔獄吾分也敢引大臣不辱之義乎至京下獄誣贓四千拷掠備至大呼二祖列宗以死將死時寄詩友人蔣允儀云他日蒙恩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又有絕命詩云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詠法華經又遺書誡子訓崇儉以惜福謙以守身孝以事親公以承家勿謂善不可爲古人之道不可行天下聞而悲之

御史黄忠端公尊素

字眞長號白安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山東道御史天啓丙寅死於璫難烈皇登極贈太僕寺卿南都補謚忠端

授寧國推官有能名天啓壬戌擢爲山東道御史時逆閹與客氏內外交煽公因地震上疏陳時政謂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墻之禍慘於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有旨切責

應山劾閹疏上公抗疏繼之謂皇上臨御未幾而舊宰執銓憲言官相繼罷去異日誰爲爕理誰爲禦侮誰

爲効鷹鸇之逐誰爲去肘腋之奸者皇上不於此稱孤立而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於上也忠賢始猶與士大夫爲仇而繼將以皇上爲注砦柵既渙把持益固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請上自爲國計

工部郎萬燝斃於杖下公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使後世史官書之曰某年某月工部郎萬燝以言事死杖下可不爲惜哉語極剴切

鄒忠介講學都門公進規曰都門非講學之地徐文貞

已叢議矣忠介卒用此去羣小之撼君子自此始也

彰德進玉璽將受賀公執奏曰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爭

言祥瑞改元祥符其後朋黨禍興宋祚不永弘治年

間陝西進玉璽止命取進祖宗故事當法不應蹈宋

事其據經守正類此

福清再相中外想望丰采客有談及此者公司理宛上

笑曰此老最下則再入中書耳後以計逐劉是巷穿

鼻巨璫受索門戶儳儳盈門棋酒自娛一切邊庭要

務俱置不問人始信公言

楊大洪論魏璫二十四款時論翕然疏未入之先一掌

科知之謂楊有此舉千古高名竟必立劾此璫而後已公沉吟久之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公有此乎一擊不中吾輩無噍類矣不數月禍作言者次第除去而楊與掌科輩俱逮矣

甲子四月阮大鋮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大鋮上疏終養借一去以發難端公移書大鋮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太宰調鄉新昌於考功不由咨訪同鄉蘄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爲調停於江右高邑之間冀衰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遂合謀使傅櫆奏左

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
當汪文言初逮時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公云事急
矣勿殺義士公卽至金吾劉僑所密計不竟其獄於
楊左諸公得無連染否則其禍不至明年矣
乙丑削奪丙寅被逮緹騎過吳門以士民奮臂焚其舟
沉駕帖於河皆泅水遁不復往浙公聞之卽投牒當
道自至都就鎭撫獄許顯純承奄風指酷刑拷訊誣
坐贓二千八百遍貸完足而竟不免賦絕命詞一章
而死崇禎初贈太僕寺卿南都追謚忠端
丙寅五月丁未王恭廠災壞民居十餘里擊死數千人

繼又朝天宫火災異疊見詔廷臣修省時張公履端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與同官王陞密議因草疏言修省之實刑獄係死生人命董以士師申以覆奏誠慎之也今罪囚半歸詔獄追贓卽以畢命雖其人自不究而於好生之德無乃未愜乎甚至秋後與不時並律梟首與絞斬同斃痛快之事毋干天和自今以往輕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猥法者知自絕於天比附者無舞文之恐罪疑惟輕則冥途有重返之魄罰當其咎則單門無連染之人肅殺之後繼以陽和此其時矣至於軍儲告匱土木宏規豈不知生財爲急而急

土木不如急軍儲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旣搜搜無可
搜括無可括瑣屑凌雜盡以入告竊恐焚林竭澤之
後能無魚驚鳥散之憂請自皇極告成暫停工作悉
以海內物力併爲軍前見糧寢其屑瑣之誅求益見
聖心之惇大俟疆宇廓清再完堂構未爲遲也公銜
疏袖中入白堂官長垣王永光上之時璫焰方張獨
旨嚴諭而朝堂之上莫不舉手加額以爲中流之一
壺矣

工部萬忠貞公燝

字元白江西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官至工部屯田司郎中天啓四年死於璫難崇禎改元贈光祿寺卿南都追謚忠貞

公任事四月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一十餘兩以助陵工開報置若罔聞及奉役慶陵見逆璫墳塋僭侈擬於王者公發憤上疏曰臣向承乏寶源局目擊銅錢匱乏卻內官監破廢銅器不下數百萬臣因移文請發忠賢怒不報臣時具疏請發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不許夫以忠賢珠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求不

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亦必一手握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猶記今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所營墳墓彷彿陵寢曾不以營墳墓之急而爲先帝陵寢急於廢銅鑄錢一事斬一引手之勞而不以救萬分之急也疏入上震怒命杖一百時楊忠烈疏上中外相和章滿公車忠賢欲借曹郎示威命羣璫從公私邸拉至午門白掊橫擊血亂神飛未受杖已奄奄垂盡矣杖竟踰四日死崇禎改元贈光祿寺卿南都追

諡忠貞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二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十三

尚書陳公道亨

字　　江西新建人萬曆　　進士官至南兵部

尚書

舉於鄉瓶無儲粟有以居間請者麾去之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念母老改南兵部調南吏部歷郎署二十年幾老矣風雨淅瀝床無幃夫人於嚴冬猶禦葛裳蓋忻忻自適後參楚藩舉卓異攝藩司不戒於火將延庫藏仰天祝之天爲返風

晉山東臬使遷右轄遷閩左轄久之以南副院督撫江

舊額軍萬五千船四百餘後僅存疲卒四千杦舡六十餘而已議補之又造營房以棲陸兵訓練無虛日括羨餉三萬餘金充遼餉遷少司寇復以少司空治河於濟兩載疏濬黃泇安瀾値蓮妖之難連破數邑遂謀犯濟濟已有備具內應者已斃杖下矣賊爲膽悸復遣都司楊國棟亟救兗而遙張疑兵以護運艘啣尾而進京無匱糧賊平拜銀幣之賜

進長留樞欲彷戚將軍之法訓徙兒又定爲造舡三則終前志也將逆璫漸亂政楊忠烈首擊之公率南都九列大臣相應手自屬草大畧謂人主一心宮府之

所取平臣工之所　稟命乃皇上眷念忠賢不忍聽其
陳請而且責楊漣以牽誣罪羣臣以附和臣等何容
置喙然臣竊思漣受顧命又感特恩其奮激觸邪以
其見聞之眞者入告正漣忠於陛下之職分豈敢妄
有牽誣即在廷諸臣親見忠賢假以小勞恣其大逆
是以同心討罪假令十有一眞已足虧損聖德傷和
致戾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陛下若徒念忠
賢今昔勤勞畀魁柄而授之恣其竊弄姑息養奸優
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宦豎太重而視天下太
輕耶惟祈陛下即賜處分自爲社稷計疏入璫惡甚

遂決不能容公因引疾歸迄能考終

公嘗語人曰希賢希聖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為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淡顰嘆息謂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也公之所見如此

原缺

尚書余公懋衡

字持國徽州婺源人萬曆壬辰進士官至南吏部

尚書天啓中削奪崇禎改元復官卒賜祭葬

生有異質爲學推本紫陽精研天人性命之故而以身驗之授永新令潔已愛民復學宮鑿石渠改邑東門築浮玉洲江右未行官解法始請通行以紓民困至今稱便

徵拜御史論罷礦稅傳旨逮杖忽殿角有聲如雷上心動乃改罰俸一年視醝長蘆一切例鏹悉無所私贍貧賑饑全活億萬計巡按陝西劾稅璫梁永繩以法

永窘賄庵人以蠱進中蠱瀕死夢神示得解上聞之
爲撤永併罷天下礦稅閱視固延兩鎮條上十事上
嘉納下兵部通行申飭掌河南道理外計典七條著
爲令癸丑詔監會闈閣臣葉向高典試兼票擬公請
勿令文書官入簾以遠嫌疑中使至欲入力拒之怒
去誣奏御史不容送票擬上問爲誰以公對上曰是
在陝西屢劾梁永者耶命收回本章
天啓辛酉召爲大理卿尋授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
日訓軍實盛暑不廢操練定雙糧單糧法以示激勸
晉副都御史理內計改兵部侍郎特提督巡捕郭欽

爲逆璫魏忠賢姻親營升都督同知駁寢之又忠賢等乞請諸璫弟姪及保母客氏男俱世襲錦衣衛官以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冒濫非典具疏封還兩勅璫遣人力求屹不爲動旣以陪推遷南吏部尚書五疏力辭遂予告歸臺省交章乞留不報明年太常鄒德泳特請召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置論思之地以輔聖學正士風乃起原官引疾不赴及總憲楊漣劾璫二十四大罪有南太宰北少宰皆點陪借用爲逐等語璫益嗛焉丙寅僞學禁厲削籍爲民

初公於新安之紫陽書院創興理學及令永新善鄉元

標建明新書院按陝西引馮從吾闡明聖學熹廟初年鄒爲總憲公與馮同爲中丞復開首善書院於都門讒者業有煩言至是魏璫驅除正學御史張訥請毀首善且言海内書院最盛者四東林江右關中紫陽南北主盟互相雄長余懋衡馮從吾鄒元標孫愼行爲四大頭目並宜處分遂俱削奪一切書院皆毀賣以助殿工婺有三賢祠故朱子所築以祀周子并程子者亦在毀中公廢圭田償之獲免崇禎改元詔復官誥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南銓以病卒學者稱少原先生所著有乾惕齋太和軒關中集語錄經翼

百餘卷奏議古方畧各數十卷行於世

總督何公士晉

字武義常州武進人萬曆戊戌進士官及兵部侍

即總督兩廣

爲人智深勇沉膽决無雙筮仕得寧波司理搏擊豪強

第無留牘入爲工科給事中巡視節慎庫釐奸剔蠧

能舉其職

甲寅巡視皇城乙卯張差挺擊事起當事者恐詞連戚

畹欲以風癲二字蔽之不肯深究提牢主事王之寀

獨請窮治主使臺省右戚畹者不以爲然公獨上疏

日頃者張差持挺突入慈慶宮事關宗社安危皇上

宜何如震怒三事大臣宜何如討安乃旬日以來似猶泄泄豈刑部主事王之寀一疏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耶雖事涉宮闈百宜慎重然謀未成機未露猶可從容曲處令形見勢逼業已至此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明主可與忠言此事寧無結局又云皇太子自冊立以來告之天地祖宗則天地祖宗式憑之告之百官兆姓則百官兆姓翌戴之告之九夷八蠻則九夷八蠻拱嚮之矣當此之時雖內有同床半夜之嫌外有鑄山煮海之汰參以公孫詭之謀挾以中常侍之黨日令荆軻聶政與東宮爲難天下人

心其誰與我祇足取赤族誅爲萬世笑耳故東宮安則各宮安諸藩安海內俱安東宮危則各宮危諸藩危海內俱危今當東宮震驚之後人心觀望之時皇上亟宜下法司之請正罪人謝九廟慰諭東宮愼起居嚴侍衛而凡與椒房之列者俱令分任其責明示反側子奸究决無可容則保護東宮之第一義也疏入不報閣臣促之上諭法司嚴刑鞫審遬正典刑時語多涉戚臣鄭國泰國泰出揭自白公復奏陞大受疏內雖有身犯姦畹究鋒等語特借此發端以明杞憂之果驗而語及張差原止欲追究內官姓名大宅

下落並未直指國泰主謀此時張差之口供未具刑
訊之劾疏未成國泰豈不能從容少待何故心虛胆
戰輒爾具揭張皇人遂不能無疑若欲釋疑計惟明
告宮中力求皇上速將張差所供龐保劉成立送法
司考訊如供有國泰主謀是大逆罪人臣等執法討
賊不但宮中不能庇即皇上亦不能庇設與國泰無
干臣請與國泰約令國泰自具一疏告之皇上嗣後
凡皇太子皇長孫一切起居俱係鄭國泰保護稍有
疎虞即便坐罪則人心帖服永無他言若今日畏各
犯招舉一株熒惑聖聰久稽廷訊或潛散黨與使遠

遁或陰斃張差使口滅則疑復生疑將成實事惟有審處以消後禍疏入上心動乃御慈寧宮召見輔臣九卿科道諭以保愛皇太子至意令速决張差并斃龎保劉成於內事始得竣而側目公者遂倡為元功奇貨之說且借中旨出公浙藩矣既而復遠徙公廣西參議庚申光宗即位公適以齋捧入凡楊左諸條畫皆公密與商定已擢公尚寶少卿辛酉轉太僕壬戌出撫廣西甲子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而魏璫用事前圭風癘者俱起列要地遂起汪文言獄坐公賍十萬列公名三朝要典之首旦暮且殺公會公卒

得免毅宗登極知公寃悉蠲其贓仍復原官特加贈

卹

太僕滿公朝薦

字震東湖廣麻陽人萬曆甲辰進士仕至太僕寺少卿

初令咸寧潔已奉公適中貴人以礦稅事至縣驕倨不譴苛斂暴索邑人皇皇無所控訴公方坐堂上忽投袂鼓髯起曰邑最爾吾奉朝廷德意推心腹臨之若㷀㷀赤子旦夕哺不忍稍違逆而豺虎乃肆熏灼其將使敝爲草菅乎吾寧與此蟊賊俱死終不能喑喑坐視下令民敢往者獵逐之咸寧人遂大噪將甘心中貴人中貴人怖甚急走逸去因誣奏公逮鏁近侍

無人臣禮天子震怒命緹騎逮公至則下詔獄五年不釋廷臣紛紛上請何至令卓爾喪氣縱其欺國後且以骨鯁爲殷鑒有鬚眉者盡絀矣疏累入不省久之始以覃恩得赦歸光宗卽位奉遺詔起廢天啓初累官至太僕少卿

憤時事顛倒疏請親賢遠奸云陛下恩加大小臣工亦欲其汲引賢能淸理政刑豈謂排方正壞典刑置國家於蜩螗沸羹耶一乞骸耳周嘉謨劉一燝以譏去守禮宗伯孫愼行以封典絀執法司寇王紀以交章革職獨惓惓於三十劾疏之沈潅卽去猶加異數焉

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削籍已重爲藉口之嗟周
朝瑞惠世揚拂衣又中一網打盡之計一籌邊耳欵
夷索貲百萬邊臣尤慮其少伍卒乞餉錙銖度支猶
戒其奢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
何月矜疑之章反姤淚而苛責一獄奸耳正罪有常
律平反無濫條至於遼廣爲奸細獻送使果眞卽萬
死奚贖乃臣郡應募湖兵若親見遼陽之禍起於袁
應泰之納降夷廣寧之孽起於王化貞齋金賂西部
不應反恃此懈防守又謬聞渡河信遽首鼠走未聞
別有獻送者今謀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出脫王紀想

亦訪知的實不欲殺人媚人耳若賦輸織悉皆民膏血乃棄城罪撫擲三千萬巧買撫贅銷去三十萬泥沙不啻何至重疲省郡迫之挺而走險耶尤可恨者奸輔托數千金於盧受借譽起平章入邸而盧受敗則又營窟於奥竈遣狎客交歡權閹又助閹以樹黨至若戚畹所不當簡何至以銷骨之私說𡚁皇親之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私昵淆毋儀之芳規閣臣票擬主持清議見有忌才壞法之疏不公斥之輕則兩可其說重則徑行其言矣見有殛奸匡國之疏不公持之輕則姑不究重則遄加罰矣平章

謂何一切顛倒貿亂成於陛下十二成於當事大臣十九剛愎者放縱機鋒彔險者委蛇營壘徂險者覬望聲息游移者虛擁蘧廬祖宗彝典以訛言屑越之忠良以毒螫摧折之基圖以私暱破裂之陛下何負於臣子乃臣子負陛下至此哉愚臣豈不知韓文諭於暴閹楊繼盛死於賊輔然正性公憤不願見神州陸沉也疏入當事怒甚遂削籍爲民公辭朝日所劾去輔亦以賜蟒馳驛同公拜闕下公青衣破帽躑躅道旁高忠憲指謂去輔曰公榮則榮矣能不愧滿君乎其人面發赤不應然則身輕似葉名重如山公此

疏之謂哉

巡撫方公震孺

字孩未直隸壽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官至廣西巡撫乙酉年卒

母孔孺人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公因以命名稍長顏異骨肉皆香初授福建沙縣知縣卻牛稅數千金政令清嚴教化簡易兩舉卓異擢湖廣道御史先後薦起趙公南星高公攀龍數輩皆一時名臣

光熹繼立客魏表裏爲奸公疏陳三朝艱危首以在床在旁爲言請逐忠賢併遠客氏巡南城時璫甥傅應星敓齊民妻公案之閉南城獄璫踵門躬請公笑曰

有執法御史無骫法狗璫御史璫恚甚欲得公而甘
心焉
遼陽陷公一日十三疏增巡撫通海運調邊兵易司馬
語皆中款每五鼓即過公卿門籌畫痛哭而又自請
犒師言臣本柔脆書生當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
血黃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孝子使其心東向耳
蓋是時三岔以西四百里無人煙衆棄之莫敢往公
慨然就道齎恤方竣而按遼之命下矣比受事則上
戰守實著疏云據塘報敵釋宰賽使約粆花入犯臣
與撫臣星馳至河見河上已有微冰臣不覺憮然懼

而諸道將無不瞿然色變也臣曰到此時節不得再弄虛聲再持兩可吾將討一實話以告皇上於是諸道將皆曰刻刻欲渡河者職等之本心而萬萬不敢渡不可渡者我之兵力器械一無可恃今惟有急催川兵急措火器結營以據要害若復仰人鼻息廣寧決不可守該臣看得我半年精神耑在用鹵而彼遂放宰賽以亂之今粆花果已叛盟用鹵一著既無可恃矣鎮江一出中秋前後誠有機括乃以無戰車結營不敢渡河昨生員王一寧至言鎮江之城已頹毛文龍亦原未嘗守鎮江此一著又無可恃今又欲恃

西鹵虎憨顧安知彼無所以餌之無所以亂之乎總

之靠人不如靠己但可借爲牽制不可認爲實著也

今事急矣欲結營拒河保河西以俟來春乞急檄川

兵出關併借近鎮滅□等炮候關上打造補還但僥

倖保此一塊土死有餘榮矣

公至河西不居廨宇不修巡方威儀選死士五百人相

從偵探所向卽逐水草以相持敵擁精騎數萬沿河

問渡三岔一葦可航公虛虛實實示以不測旌旗相

望七月有餘而終不敢渡

又疏言廣寧情形册册論戰不成戰併守亦不成守又言

經撫心同手與疆事必致大壞後皆一一不爽時鄭
忠介公移書問遼事公手復千言末云能依孺以羅
一貫劉徵爲大將用精兵三萬守鎭武可保廣寧十
年無事不則必亡會主者僅與兵五千人而又自任
能守舉朝壯之公窘甚又移忠介書曰鎭武不守廣
寧無幸矣老先生三朝元老乞爲一爭公一腔熱血
灑而無益後一貫與徵斬殺無筭鎭武城破力盡矢
竆猶西向再拜曰吾以此一死報方公也
壬戌正月公差當代回前屯造册而大兵夜渡岔河巡
撫棄廣寧走大帥祖大壽擁殘兵駐覺華島上公痛

哭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著若擣祖兵以攻榆關豈有
幸哉帥都司張國卿航海見大壽責以大義曰將軍
歸相保以富貴不歸孺請以頸血濺將軍今日死不
懦也大壽泣公亦泣遂携猘十萬兵數萬西歸而嫉
公者不以告賺主事吳淳夫徐大化論公擴差事下
部院議總憲鄒公元標奮筆曰御史保全山海有功
無過不知大化等是何肺腸偏欲中傷善類罷免之
而給事中郭興治遂借道學以逐總憲鄒公去位公
亦乞歸
乙丑璫與魏廣微與大獄募叅方御史者賞京堂郭興

治再應募論公河西賊私矯旨逮問授意緹騎曰汝逮生御史來是時公岌岌也璫揚言赤族先焚公宅僮多焚死親故鳥散長安傳公火矣公束身待皐府廨比械至詔獄掠公坐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公大呼皇天后土竟欲殺直臣耶公弟震仲震鼎哭於范公質公房公海客二三君子代誣金半餘則株連戶族以竣而揚州守劉鐸在獄禱青詞自祈逆璫誣以祝詛倚公與鐸交通擬斬不數日當棄市公與惠公世揚慷慨悲歌仰天大言曰惠給事方御史死則死矣千秋萬世謂王鉷何獄吏請就縛公倜然無動容

天明忽傳皇太子生得免而璫意愈不能釋日遣邏卒伺公動靜公踞一土坑讀書賦詩其卒或時時佐公飲啜不厭公疑之卒曰此我妻某氏聞公精忠手治以獻者也公因賦羅刹成佛詩贈之故其報璫輒紿曰某病革某瀕死璫以是稍稍疏防丁卯八月秋讞公知不免乃作易序年譜其賦詩有云孤臣九死原無恨要與三朝幸有名

烈皇登極逆璫伏誅上特釋二公於獄科道交章請不次擢用而長山劉鴻訓柄國欲索重賄公笑曰使方子而行賂魏璫時已九列矣持不可事遂阻而公亦

自謂我與楊左同被鍛錬一時下獄共十七人今僅
得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
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
口不談仕進事
癸酉甲戌間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
潁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土無一官父老子弟環
公泣請爲城守計公義不獲辭破家給士乘城拒守
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薄環攻公親冐矢
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縋城出死士刼其營斬獲無算
賊乃駭遁及丙子冬再犯和含道經壽界去城不三

里而卒不敢正視者公之威懾之也撫軍史公可法上其功當擢用因冢宰某有小嫌僅補嶺西叅議未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公毅然身任單騎直入其營二將聞公名曰此固巡按遼東方御史也某等敢不聽命公諭以禍福率兵皆降全廣得安

擢廣西巡撫菾出於上意外廷奉行而已燕京陷南都建立方欲擁戴功無意復仇公聞痛哭拜疏言先帝憂勤兢業追蹤舜禹十七年焦勞崩於賊手在諸臣自高夾日之奇勲而微臣終抱攀髯之隱痛又曰雖祿山之剖腹有時侯景之爪熟自落然臣願親提

旅過河同諸勤王兵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鋮見之
顧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
行公鬱鬱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忍忘先帝佻乎
吾當爲先帝驅螻蟻耳病遽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
橋山幸回首蘇衣如雪見先皇之句兩粵人士無不
哀之
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瑞金其上封事有曰蕭
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爲
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尋
以大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

給諫侯公震暘

字啓東號五觀嘉定縣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吏

科給事中卒年五十九贈太常少卿

初官行人凡三奉使跋踄幾數萬里單車匹馬不擾廚

傳入爲吏科給事中論經撫論三案以爲當斬除葛

藤別白功罪其言明白正大舉朝韙之

時璫焰未熾適客氏再召公上疏曰女德無極高明不

祥皇上於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言也

出而再入不可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何也宮闈禁

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輒混視

聽見中涓羣小内外鈎連借叢煬竈有不忍言者奉

嚴旨切責

又一疏料𠢎四輔云姦輔沈潅始借募兵以進身繼借

練兵以行媚縻費無數金錢濫授無數官爵業經諸

臣參論至擬之亂賊篡弑臣謂潅即無其心不可不

防其漸其最可羞最可恨處專結納權璫交歡阿姆

禁中秘事時密報以誇傳㛐裏機關將朋謀而翻覆

臣敢擬將𠢎而諸臣再疏已上似可無言及得其辯

疏讀之理屈詞窮機鋒肆出尤不覺背裂髮指天下

豈有兩奸首尾肯自供自吐者今諸臣言潅交客氏

淮曰請問諸客氏言淮交盧受淮曰請問諸盧受言
淮交劉朝淮曰請問諸劉朝從來有此質對之法否
有此辯白之體否明遮明護復自認自招想淮下筆
時亦當神搖其手臣不意聖明之朝有僉壬若此昨
歲閣臣劉一燝初念未嘗不正但才識短淺作用全
疎王安一案臣嘗諷其明目張胆爲皇上剖陳以去
終是含糊隱忍臣至今恨之用王安者且不免於譏
彈用殺王安者當借何題目如淮者始終本末原不
與一燝同倫皇上若復曲狥故套賜玦不早臣恐其
內外鉤聯舞機弄智更有不可言者矣臣因有責於

元輔葉向高焉向高再起東山重登揆席海內喁喁想望丰采乃近日舉動似委卸處多主張處少以求全爲智以避謗爲高偶有相規輒杜門求去然則聖恩眷注謂何初心報塞謂何至若楊漣徐光啓之且不必起也夏之令之以詰奸蒙罰也煬竈情形尤甚彰著不爲救正何爲者夫惟首揆無屹立之丰裁而後奸輔有播弄之行徑有集垢滿身曲借徑竇之沈灌因有閧言充耳直入綸扉之史繼偕宅揆重地恐轉成一頑鈍苟且之世界而卓犖奇偉爲國家樹非常之烈者伊何人哉臣併有感於會塲主考一事內

批與外擬忽易當朱國祚受命之日時迫恐妨大典令巳竣役亦似不妨翩然引退益流傳千古畢竟謂壬戌主裁旨從中出非所以爲名也國祚能決去就於幾先留此一綫名義不亦休乎疏再上得罪去公歸後三年璫禍大作公以病卒獲免

公閒居休沐輒討論軍國大計或語及人才國恤則蹙然如不終日益其大志欲以虛公正直爲國家塞朋黨之議救淸流之禍其稍閒則修復畿輔水田及吳淞水利講求數百年利病以康天下而遭時齟齬萬不一試徒以諫官自見而巳